

澳门青少年物质滥用健康教育效果分析

张小华^{1,2}, 黄开诚³, 叶嘉茵⁴

1.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澳门 999078;

2. 广西警察学院法律系; 3. 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 4. 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

【摘要】 目的 探索物质滥用教育对青少年物质滥用拒绝倾向和滥用行为的作用, 为我国物质滥用预防教育评估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澳门在学青少年与药物之跟进调查 2010”代表性数据, 从青少年对澳门各项物质滥用预防教育的评价、物质滥用拒绝倾向(即反对态度、危害认知和拒交物质滥用朋友)和物质滥用行为评估其物质滥用预防教育工作的成效。**结果** 学生对社工教育资讯的评价高于其对大众和媒体教育(t 值分别为 32.02, 2.95, P 值均 <0.01); 社工教育能有效提高学生抗拒物质滥用(即反对态度、危害认知、拒交物质滥用朋友)的倾向(β 值分别为 0.06, 0.11, 0.03, P 值均 <0.01), 预防其滥用物质(β 值分别为 -0.17, -0.06, -0.09, P 值均 <0.01); 大众和媒体教育会促使学生滥用物质(β 值分别为 0.01, 0.03, P 值均 <0.01); 物质滥用拒绝倾向对物质滥用预防教育与青少年物质滥用行为的关系起中介影响($P<0.01$)。**结论** 青少年物质滥用预防教育的评估应从提高评价、物质滥用拒绝倾向和减少物质滥用行为出发, 并着重考查其间接预防作用。

【关键词】 物质滥用; 静脉内; 健康教育; 回归分析; 青少年

【中图分类号】 G 479 R 1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17)09-1326-03

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 on substance abuse among adolescents in Macao, China/ZHANG Xiaohua^{*}, HUANG Kaicheng, YE Jiayin. ^{*}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Macau, Macau (999078),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 on substance abuse in adolescents of Macau and to provide basis for substance abuse prevention in China. **Methods** Based on the representative data collected by the Follow-up Survey of Adolescents in School and Drugs in 2010, effects of substance use prevention among Macao students were evaluated from anti-substance use propensity (resistance, awareness of health risk and refusing to peers with substance use), as well as substance use. **Results** Students rated higher of professional anti-drug social workers than these by publics and media in substance use prevention ($t = 32.02, 2.95, P<0.01$). Significantly improvement on anti-substance use propensity ($\beta=0.06, 0.11, 0.03, P<0.01$), and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substance use were found ($\beta=-0.17, -0.06, -0.09, P<0.01$) after substance use prevention by social workers. Substance use prevention committed by publics and media wa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substance use among students ($\beta = 0.01, 0.03, P<0.01$). Substance use propensity mediated the association of substance use prevention and substance use among students ($P<0.01$). **Conclusion** Substance use prevention, decreased anti-substance use propensity, and decreased substance using behaviors should all be considered when evaluating and implementing substance prevention, as well as the indirect effects.

【Key words】 Substance abuse, intravenous; Health education; Regression analysis; Adolescent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 物质滥用 (substance abuse) 是指对健康引起损害的一种精神活性物质的使用行为, 包括酒和非法毒品等物质^[1]。这种行为不以医疗为目的, 违背了公认的医疗用途和社会规范, 且会给滥用者自身和社会秩序造成一定危害^[2]。为了遏制此行为, 我国澳门特区政府自 2000 年开始, 以青少年为重点, 面向学校、家庭及社区推行多项预防物质滥用的教育, 即物质滥用预防教育^[3]。具体而言, 它是指通过多种途径让人们了解和认识到滥用精神

活性物质的有关知识, 提示该滥用行为对个体、家庭和社会的巨大危害, 以达到提高人们对这些成瘾性精神活性物质的认识和抗拒滥用的能力, 从而全面有效地防范物质滥用 (尤其是药物滥用) 的危害^[4-5]。该模式受到我国内地很多城市的高度评价及效仿, 如课程穿插禁毒教育^[6]、禁毒教育读本等^[7]。但研究发现, 2014 年澳门在校学生的药物滥用人数多于 2010 年^[8-9], 且这些物质滥用预防教育存在提高学生对物质滥用危害认知的作用小^[10]、教育方式单一^[11]、师资力量薄弱^[12]等问题。当前此类评估极为匮乏, 包括: (1) 缺乏科学评估方法, 评估科学性不够; (2) 缺乏系统评估标准, 评估结论褒贬各异; (3) 缺乏优质统计数据, 评估质量良莠不齐。国外的先进评估经验值得借

【作者简介】 张小华 (1987-), 女, 四川广安人, 博士, 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青少年越轨与刑事司法研究。

DOI: 10.16835/j.cnki.1000-9817.2017.09.013

鉴^[13-15],但这些评估研究的结论各异。如有研究表明,物质滥用预防教育能显著预防学生滥用物质^[16],但反对者认为教育效果微弱且不显著^[17];又有研究指出,物质滥用预防教育能有效提高青少年拒绝滥用物质的倾向,但不一定会减少其滥用行为^[18],因为有些预防教育项目会误导青少年对成瘾性物质的认知,激发其滥用的兴趣^[19-20]。总之,这些评估研究集中在降低物质滥用倾向和减少滥用行为上,但忽视了预防教育对物质滥用行为的作用会受到物质滥用危害认知、反对态度和拒交物质滥用朋友等因素的中介影响。

据此,本研究将借鉴国外研究之长,以澳门青少年的物质滥用预防教育和澳门政府 2010 年代表性统计数据为蓝本,采用学生对预防教育的评价、物质滥用拒绝倾向和物质滥用行为作标准,对其进行科学、系统地评估,为推进我国青少年物质滥用预防教育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使用“澳门在学青少年与药物之跟进调查 2010”数据。该数据采用多层随机抽样法,从澳门 60 所小学、40 所中学和 6 所大学中,分两个阶段抽样。第 1 阶段采用整群抽样方法,随机抽取学校;第 2 阶段从每所学校的各个年级中按比例抽取班级,班级内当日所有在校学生参与研究。共抽取 7 112 名学生,其中男生 3 093 名,女生 4 019 名;小学生 1 851 名(五至六年级),中学生 4 447 名,大学生 814 名。

1.2 方法 该调查由澳门大学教育学院负责,调查于 2010 年 7—12 月期间完成,调查问卷的主要内容包括性别、年级、物质滥用行为、社工教育、媒体教育、大众教育、物质滥用拒绝倾向(包括危害认知、反对态度、拒交物质滥用朋友)等。同时,家庭依附、学校依附等变量也会对青少年滥用物质的行为造成影响^[21],故本次研究将其作为控制变量,以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物质滥用是指吸烟、喝酒、使用丸仔或大麻、吸食 K 仔和吸食海洛因 5 种行为的总和,取值范围为 0~5,值越大表示滥用物质种类越多。

“社工教育”变量的测量是:被调查者是否接受了社工在学校/社工局/社区/街面上开展的物质滥用预防教育(如比赛、展览、摊位游戏等),取值范围为 0~4,值越大表示其接受的教育越多(Cronbach $\alpha = 0.75$)。“媒体教育”(包括电视/电台/关闸广告/杂志/海报/互联网/巴士视频)和“大众教育”(包括父母/同学/朋友/老师)变量也经过类似处理,二者的取值范围分别为 0~7 和 0~3,值越大表示从该渠道获取的物质滥用预防教育越多(Cronbach α 系数分别为 0.87,0.61)。同时,也测量学生对这 3 种物质滥用预

防教育方式的评价,值越大表示认可度越高。

作为中介变量,“危害认知”变量的测量是:学生对“偶尔吸烟/喝酒/吸食丸仔或大麻/K 仔/海洛因不会上瘾”“吸毒前途尽毁”“吸毒对健康有影响”的赞同程度,取值范围为 0~10,值越大表示越认为物质滥用有害($\alpha = 0.75$)。“反对态度”变量的测量是:学生对“吸烟/习惯性吸烟/习惯性喝酒/服食 K 仔、丸仔或大麻、海洛因(白粉)是不良行为”的赞同程度。因答案结构不同,这些变量被标准化并取均值,值越大表示其越反对物质滥用($\alpha = 0.81$)。“拒交物质滥用朋友”变量的测量:学生与丸仔或大麻、K 仔和海洛因经常服食者结交朋友的意愿,取值范围为 1~5,值越大表示其越抗拒结交滥用物质的朋友($\alpha = 0.52$)。

1.3 统计分析 数据录入、整理采用 SPSS 20 软件完成,数据分析系采用 Stata 14 完成。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采用线性回归法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变量间的中介效应采用路径分析法^[15]探索。

2 结果

2.1 澳门学生物质滥用及预防教育情况 澳门学生分别平均接受了 (2.43 ± 1.37) (3.91 ± 2.28) (1.53 ± 1.02) 次的社工、媒体和大众物质滥用预防教育,对物质滥用危害的认知高达 (9.39 ± 1.71) 分,拒交物质滥用朋友的程度高达 (4.04 ± 0.73) 分,平均滥用过 (0.76 ± 0.72) 类成瘾性物质,对家庭和学校的依附程度较高[分别为 (6.88 ± 2.08) 和 (5.45 ± 1.95) 分]。

2.2 澳门青少年对各种预防教育方式的评价比较 结果显示,澳门学生对社工提供的物质滥用预防教育资讯认可度 (0.66 ± 0.36) 分别高于大众教育 (0.53 ± 0.37) 和媒体教育评价 (0.65 ± 0.36) (t 值分别为 32.02, 2.95, P 值均 < 0.05)。

2.3 回归分析 首先,模型 1(基础模型)显示,不同渠道的物质滥用预防教育对澳门青少年物质滥用行为的预防作用不同。社工提供的物质滥用预防教育会预防其滥用物质,但媒体和大众提供的资讯却会促使其滥用物质($P < 0.05$)。其次,模型 2(基础模型)显示,3 种物质滥用的拒绝倾向(即危害认知、反对态度和拒交物质滥用朋友)都会抑制澳门青少年滥用物质(P 值均 < 0.05)。最后,模型 3(中介模型)显示,将社工教育、物质滥用拒绝倾向和物质滥用行为同时加以考虑。在控制性别、年龄、家庭/学校依附、大众/媒体物质滥用预防教育之后,澳门社工提供的教育虽对澳门青少年的物质滥用行为没有直接预防作用($P > 0.05$),但有间接预防作用,即澳门青少年对物质滥用行为的危害认知、反对态度和拒交物质滥用朋友均被提升(P 值均 < 0.01),且它的间接预防功效占总功效的 80% $[0.04 / (0.04 + 0.01)]$,即物质滥用拒绝倾向会

在物质滥用预防教育和物质滥用行为间起中介作用。此外,家人、老师、朋友等大众和社会媒体提供的物质滥用预防资讯不能抑制青少年滥用物质,反而会促使他们滥用(P 值均 <0.01)。见表 1,图 1。

表 1 澳门青少年物质滥用的线性回归(β 值)

自变量	模型 1 ($n=7\ 047$)	模型 2 ($n=7\ 012$)	模型 3 ($n=7\ 012$)
男性	0.13**	0.07**	0.08**
年级	0.21**	0.20**	0.19**
社工教育	-0.02*		-0.01
媒体教育	0.00*		0.01*
大众教育	0.03**		0.03**
危害认知		-0.06**	-0.06**
反对态度		-0.17**	-0.17**
拒交物质滥用朋友		-0.09**	-0.09**
家庭依附	-0.04**	-0.02**	-0.02**
学校依附	-0.01**	-0.01**	-0.01**

注: * $P<0.05$, ** $P<0.01$; 部分数据有缺失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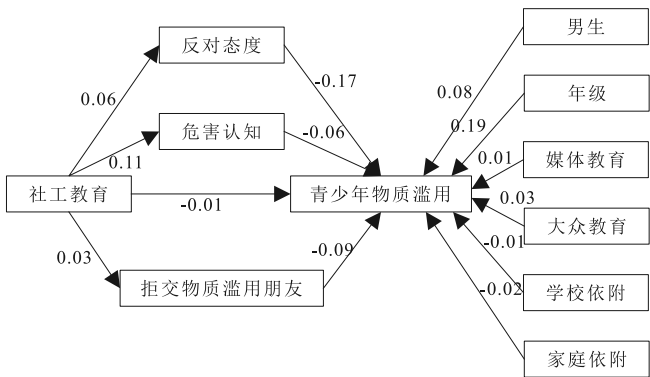


图 1 澳门青少年物质滥用的中介效应路径回归分析

3 讨论

澳门特区的物质滥用预防教育理念更前卫(如以学校为突破点开展全民教育等)、资源配置更充足(如充足资金保障专业社工培训等)、操作方式更先进(如进驻学校/社区开展多形态教育活动等),是我国其他地区的学习模范。但通过科学、系统地评估,它还有很多待进一步改进的地方,对我国青少年的物质滥用预防教育工作带来很多启示。首先,在教育实施方面,政府应花大力气培养专业社工,而不是一味盲目地依赖家长、老师和社会媒体的力量来预防青少年物质滥用,因为:第一,学生们认为社工提供的物质滥用预防资讯最有效。第二,大众未经专业培训,对成瘾性精神活性物质不甚了解,不仅无法为青少年提供有效的指导,反而会让青少年反感他们的权威式教导,反而陷入物质滥用的深渊。第三,媒体广告以吸引眼球为目的,反而会激起青少年对成瘾性物质的兴趣,促使其滥用。其次,物质滥用预防教育工作成效的评估标准应该多元化。物质滥用预防工作具有多面性,仅以“滥用人数”来评价该工作的成败太过偏颇,应该将“提高物质滥用拒绝倾向”也列为标准之一。最后,

物质滥用预防教育应立足长远,长期投入,通过提高青少年的物质滥用拒绝倾向来逐渐实现预防或遏制物质滥用的目的。

4 参考文献

[1] 世界卫生组织.物质滥用[BE/OL].[2017-06-06].http://www.who.int/topics/substance_abuse/en/.

[2] 张洪丹.药物滥用现象的认识[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3(8):53.

[3] 李德,唐伟,林建,等.澳门预防在学青少年滥药教育宣传措施成效的研究[C].2013年全国药物滥用防治研讨会论文集,2013:174-189.

[4] 王炜,侯艳,贾宗平.校园毒品预防教育的意义与策略研究[J].卫生职业教育,2016(4):26-29.

[5] 阮惠风.论毒品预防应确立的几个理念[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18-23.

[6] 李丽,胡小建,陈文,等.医学院校化学课程如何恰当穿插禁毒教育[J].中国校外教育,2010(2):73-74.

[7] 李建新.澳门在学青少年与药物 2014 年调查报告[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

[8] 李德,蔡天骥,马岩,等.澳门在学青少年与药物 2014 年调查报告[M].澳门:澳门大学出版社,2015:11.

[9] 澳门社会工作局.澳门药物滥用者中央登记系统 2015 年上半年简报[EB/OL].[2016-09-13].http://www.antidrugs.gov.mo/anti/web/cn/downloads/cr_report_2015pa.pdf.

[10] 陈依文.青少年禁毒宣传教育模式探析[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13(5):16-19.

[11] 赵双.青少年禁毒宣传教育存在的问题反思[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3(3):42-43.

[12] 梁鑫,郑永红.当前我国青少年禁毒宣传教育问题及对策研究[J].卫生职业教育,2015(8):21-23.

[13] ROSENBAUM M.Safety first:a reality-based approach to teens and drugs[M].New York:Drug Policy Alliance,2014:34.

[14] DENNHARDT A,MURPHY J.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college student drug use;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Add Behav,2013,38(10):2607-2618.

[15] VALENTI M,CAMPETTI R,SCHOENBOM N,et al.Building evaluation capacity of local substance abuse prevention programs serving LG-BQ populations[J].Eval Prog Plan,2017(63):101-108.

[16] STROM H,ADOLFSSEN F,FOSSUM S,et al.Effectiveness of school-based preventive intervention on adolescent alcohol use;a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J].Subst Abuse Treat Prev Pol,2014(9):48.

[17] BANERJEE S,GREENE K.Examining narrative transportation to anti-alcohol narratives[J].J Subst Use,2013,18(3):196-210.

[18] HOPFER S,HECHI M,LANZA S,et al.Preadolescent drug use resistance skill profiles,substance use,and substance use prevention[J].J Primary Prev,2013(34):395-404.

[19] TEESSON M,NEWTON N,BARRETT E.Australian school-based prevention programs for alcohol and other drugs;a systematic review[J].Drug Alcohol Rev,2012,31(6):731-736.

[20] 周立民.好奇心与青少年吸毒及预防好奇心吸毒的对策[J].中国药物滥用防治杂志,2016(5):51-55.

[21] 张小华,夏一巍,叶嘉茵.澳门青少年滥药防控机制分析:以社会控制和澳门预防滥药教育为视角[J].青年研究,2015(3):30-38.